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二、六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四個讀書堂 一樣報國心

■馬承鈞

探訪光山淨居寺，對我而言，最大的看點不在暮鼓晨鐘或古典建築，而是一代文宗留下的遺蹟——「蘇軾讀書堂」。當年43歲的蘇軾正任湖州知州，因「莫須有」罪名身陷冤獄險些喪命，多虧多人營救，連「政敵」王安石也出面相助，才逃過一劫，放貶湖北黃州（今黃岡）當個團練副史的小吏。赴任途徑光山，蘇軾慕名前往淨居寺。這一遊竟不可收拾，這裡幽靜旖旎的環境正好讀書啊！

蘇軾就在寺前一株大銀杏下讀書，感慨「四壁峰山，滿目清秀如畫；一樹擎天，圈圈點點文章」。之後，他乾脆請和尚在淨居寺旁山坡上搭起幾間「簡易房」，住下來攻讀典籍，這一讀竟是數月光景，他還與寺中高僧交上朋友，在此品茶論禪、切磋詩文。於是簡易房被稱為「讀書台」，不久讀書台又被擴建，被尊為「讀書堂」了。到黃州後，他仍不忘光山，每從黃州返汴，就來讀書堂用功。出於對光山的感情，他還愛屋及烏地將湖北農民拔秧時坐的一個木馬（小凳子）作為禮物送給光山縣令。縣令遂推而廣之，此後光山農民用的秧馬，就是仿造蘇軾從湖北帶來的木馬。

我想：一個逃出冤獄的被貶之身，竟有心在一個陌生之鄉坐下來讀書，這是何等的胸襟啊！我吃力地登上山坡，見一塊石碑，上刻「東坡讀書堂」五個紅字，應為後人所立。再往上爬，綠樹掩映處尚存一排古屋，堂內有蘇軾塑像。佇立堂前，遙想一千多年前蘇大學士在此潛心讀書、與高僧吟詩作畫高談闊論的情景，真要觸景生情了。

走出蘇軾讀書堂，想起河南淮陽的柳湖也有一個讀書堂，乃蘇軾胞弟蘇轍所建。該讀書堂為船形造型，四周遍種荷花，寓「出淤泥而不染」之意。相傳當年蘇轍受蘇軾「烏台詩案」株連，被貶陳州（淮陽古名）教諭。他喜歡柳湖的幽靜，常來此讀書，便建起這間讀書堂。蘇軾與蘇轍情同手足，淮陽距汴京又近，蘇軾自然常來常往，還偕張安道、李簡夫等名流來此雅集。蘇軾有《和子由》一詩云：「太昊祠東鐵墓西，一樽曾與子同攜，回瞻郡閣遙飛檻，北望檣稈半隱堤。飲豆羹藜思兩鵠，飲河噀水賴長蜺，如今勝事無人共，花下壺盧鳥勸提。」當時他倆都是落難人，一定會在此議論國事抒發心懷不平，卻又不忘潛心攻讀。我想，鴻儒們吟詩作畫對酒當歌的笑聲，或許暫時淹沒心中的哀怨吧？

蘇軾被貶黃州後，在城東坡地上建起幾間茅草屋，取名「雪堂」，自稱「東坡居士」，每天在此用功苦讀。鄉人好奇，稱茅屋為「東坡讀書堂」。蘇讀書入迷，某日文友朱載上來訪，久等不見其出來，正欲告辭，東坡才走出相見，連聲道歉，說自己正在用功。朱載上探問究竟，蘇軾說正在抄《漢書》。朱載上大驚：「以先生之才，開卷便過目不忘，何須抄書?」蘇軾答曰：「錯矣，吾抄《漢書》已有三遍，邊抄邊背。第一遍每段以三字為題，第二遍每段以兩字表示，如今只抄一字，即可背誦全文。」朱載上取過他所抄漢書，隨口唸出一字，蘇軾便滔滔不絕背出全文，無一字錯。朱載上歎服，回家對兒子說：「蘇大學士這等宗師讀書尚如此勤奮，汝輩更須努力也！」

一個身無實權的團練副史，如此用功讀書，何故也？絕非「走萬里路，讀萬卷書」一句可以解答。他不為名不為利，又為何？先賢懿範、往哲風徽。想來想去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士大夫，他心底深藏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報國情結，他堅信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，讀書是他的命根啊！20年後，歷盡宦海沉浮的蘇軾，再度被貶瓊州，流放到荒涼的海南島儋州。在儋州三年，他依然沒有消沉。沒有住處，他請人搭了間草棚，繼續攻讀、筆耕。此時他已與世隔絕，連蘇轍都不知其去向。想讀書也很難，根本找不到書，彼時瓊島讀書人少啊！一次蘇軾外出借書，歸途突遇大雨，又無處躲藏，只好脫掉衣服包住書籍，從一農家借來竹笠、木屐跑回茅屋，自己淋成「落湯雞」。有人據此編了個《東坡笠屐》的故事，但見仁見智，有人奉蘇軾為讀書楷模，有人則笑其犯傻。東坡不啻在草棚自己苦讀，還教農家子弟識字，與鄉民結下深情。出於敬重和感恩，鄉民聯手為蘇軾建起幾間房屋，稱其「東坡讀書堂」，後來讀書堂慢慢發展成「東坡書院」。年初我去過儋州東坡書院參觀，殿堂多間、古色古香，院裡還有口古井，據說係蘇軾所用。

儋州三年，面對「此生當安歸，四顧真途窮」現狀，年過六旬的蘇東坡卻不在其位而謀其政，為海南教育事業和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。他還宵衣旰食埋頭揮毫，寫詩27首，詞、賦、頌、碑、雜文186篇。雖無當年大江東去的慷慨激昂，卻多了關切民生和淡泊明志的情懷。我見書院廊柱刻有「雲散月明誰點綴，天融海色本澄清」、「他年誰作輿地誌，海南萬里真吾鄉」的詩句，乃蘇大學士家國情懷的真實流露啊！

■光山蘇軾讀書堂入口。　作者提供

從光山的蘇軾讀書堂，到黃州東坡讀書堂，再到淮陽蘇轍讀書堂和儋州的讀書堂，足見蘇軾乃是嗜書如命的「文癡」，雖然命運多舛，無論仕途順意抑或身處逆境，他都一以貫之不忘初心苦讀求進，此種心態、此種堅毅，很有點范仲淹筆下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」的高風峻節，實在令人扼腕感慨！難怪習近平引用最多的古賢之言正是蘇軾的「為國不可以生事，亦不可以畏事」、「臨大事而不亂，臨利害之際不失故常」、「天下之患，最不可為者，名為治平無事，而其實有不測之憂」、「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，則恐至於不可救」等等。

蘇軾被貶黃州前曾在鳳翔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為官。宋哲宗即位後被重新啟用，出任翰林學士、侍讀學士、禮部尚書等要職，還出任過杭州、穎州、揚州、定州知州，晚年又因政見不同貶謫惠州、儋州，宋徽宗時獲赦北上，不幸病逝常州。幾乎每到一地，都有自己的讀書堂。其實又何止蘇軾呢，古代讀書堂多了去了，我知四川江油有「李白讀書台」、射洪有「陳子昂讀書堂」，南京有個「周處讀書台」；常熟有「昭明太子讀書堂」、湖北秭歸有「屈原讀書台」、沔城有「諸葛亮讀書台」、洛陽有「曹植讀書堂」、安徽潛山有「王安石讀書堂」……讀萬卷書，是人類共同的追求啊！細想之，蘇軾等巨擘名士矢志報國、救民疾苦和靜以養心、淡泊明志的美德，正是他們畢生苦讀使然啊，此種好學精神，亟待我輩傳承，關鍵是要弄懂「好讀書、讀書好、讀好書」的真諦！正是——

細數四地讀書堂，
一代文癡堪稱王。
自古聖賢多勤勉，
胸懷詩書為興邦！

書若蜉蝣

誰是艾蒂兒？

■葉 輝

紐約新畫廊（Neue Galerie）去年舉辦題為「維也納黃金時代的女性」的展覽，具有象徵性的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一號》（Portrait of Adele Bloch-Bauer I，1907）與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二號》（Portrait of Adele Bloch-Bauer II，1912）俱在十年內首次同場展出。

艾蒂兒具有象徵意味，她被稱為「金衣女人」（Woman in Gold），代表奧地利象徵主義畫家古斯塔夫．克里姆特（Gustav Klimt）藝術生涯的高峰；也有人猜測她乃克里姆特所繪《朱迪斯與赫羅弗尼斯的頭顱》（Judith and the Head of Holofernes）中的半裸模特兒，亦可能是《吻》（The Kiss）中的雙眼緊閉的狂喜的女人，代表世紀轉折點時維也納社會中女性的軟弱和力量。

她的畫像為一戰後維也納文化象徵，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一號》很早就被當成為「奧地利的蒙娜麗莎」。2015年荷里活影片《金衣女人》講述二戰期間，此幅畫被沒收的故事，以及布洛赫-鮑爾的侄女瑪利亞．阿爾特曼（Maria Altmann）通過長期的努力最後追回此畫。

那麼，誰是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呢？話說她1881年生於維也納，原名為艾蒂兒．鮑爾，其父擔任銀行與鐵路公司的主管，就在她的童年時代，已享有特權階層的文化熏陶；在19歲那一年，她嫁給比她年長17歲的糖業大亨費迪南德．布洛赫（Ferdinand Bloch），他很寵愛年輕妻子，甚至把她的姓氏加到姓氏之中，此一家族熱衷於藝術贊助，而具有反叛精神、身穿長袖長袍的古斯塔夫．克里姆特乃此一家族最欣賞的藝術家之一。

克里姆特參與創立維也納分離派（Vienna Secession），艾蒂兒的第一幅肖像畫源於1903年22歲的艾蒂兒寫給克里姆特的一封信，費迪南德委託他完成此畫，作為艾蒂兒父母結婚紀念日的禮物；不久之前，克里姆特的色情壁畫列入國家委託畫家黑名單。

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首次公開展出在1907年，此幅油畫描繪驚人場景，並飾以金色葉片，展現袒露雙肩的臉紅的艾蒂兒坐在一個風格獨特寶座上，帶着一種孱弱又驕傲的眼神盯着看畫者，她的雙手以古怪的方式握緊，出現在前景中，她的一根手指變形，此所以在做模特兒時嘗試隱藏。

克里姆特為此幅肖像畫繪製約200幅草圖，背景充滿帶着閃光的東方景物與色情象徵：三角形、眼睛、雞蛋；據維也納歷史學家與新畫廊展覽的參展人托比亞斯．奈特（Tobias Natter）所言，「當我還是一個藝術史專業的學生時，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一號》金色畫像就好像給我施以咒語，對我來說，那是一首金色交響曲，為獨特的象徵派畫作的凱旋。」所以此畫被視為新藝術運動的傑作。

後一幅畫乃一次巨變：奈特指出，「五年後的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二號》與第一幅畫迥異，顯然出現在風格上的一次飛躍。」在此畫中，黑髮的艾蒂兒戴着黑色寬簷帽莊嚴矗立，面對觀畫者；背景為色彩鮮艷的花式牆紙。

畫中有話

豆棚閒話

拜訪蓑衣斗笠

■羅大佑

蓑衣斗笠是長在田野上的詩句，回憶農村生活它是長長的記憶。蓑衣最早是農人用一種不易腐爛的蓑草織成，後來農人發現了棕櫚樹上的棕片，用它替代了蓑草。蓑衣的形狀像風箏，兩邊有翅膀，穿在身上，風飄不起，雨透不進，既防雨雪，又保溫暖，驅寒擋雨，實在是最好的雨具。

斗笠，是用竹篾夾油紙、竹葉或塑料薄膜編製的寬邊帽子，分為尖頂、圓頂兩種，戴在頭上，用以遮烈日，擋雨水。當然，造型好看，裡面夾着塑料薄膜造價貴些。

童年上學時，讀着唐代大詩人柳宗元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 的詩句，腦海裡常常浮現這樣的圖畫，雪花紛紛的大雪天，一位老翁披蓑衣戴斗笠，坐在放着一葉扁舟的江邊靜靜地垂釣，周圍的山光水色被大雪籠罩，一動不動。漁翁偶爾甩動魚竿的聲音，打破了周圍的靜寂，驚飛了叢林裡的鳥兒，牠們撲閃着翅膀，飛向了雪霧茫茫的天空。那是多麼的閒逸，那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生活，而漁翁身上的蓑衣斗笠，成為這幅畫景中令人羨慕的道具。

現實生活中，披蓑衣戴斗笠卻沒有那麼浪漫。蓑衣斗笠是農人離不開的夥伴。他們披蓑衣戴斗笠的時候，卻是冒着風雨在田地裡辛勤地勞作。每當季節來臨，時節不待，無論颳風下雨，必須在田地裡犁田、栽秧、除草、打穀的時候，蓑衣斗笠是他們最好的雨具。

犁田的農人把蓑衣穿在身上，把斗笠戴在頭上，吆喝着耕牛在田裡行走，鏵犁插在土壤裡，農人左手掌犁，右手握鞭，響鞭一甩，一聲吆喝，風雨中劃出一道道詩行。栽秧的農人彎腰弓背，將手中的秧苗一株株插在田野裡。雨水打在斗笠上滴滴答答，滴到背上順着蓑衣流下，農人因為有了蓑衣斗笠，不為大風所阻，不被暴雨所隔，搶時間，趕速度，追逐季節的時光，播下春天的理想。收穫的季節遇到秋雨連綿，農人又因有了蓑衣斗笠，搶回一年的希望和收成。狂風暴雨之夜，房頂茅草被掀，屋裡漏下雨水，父母總是將蓑衣斗笠蓋在我們身上，讓我們避過雨水的襲擊。雨天裡，我們這些山村小孩，則披戴着大人為我們定做的蓑衣斗笠，在山林裡放牛，在水溝捕魚，在樹林裡撿蘑菇，在雨水中追逐嬉戲，一路灑下童年無憂無慮的時光。蓑衣斗笠雖是農家產品，可也有着不低的成本。一株棕櫚樹一月只長一片棕，竹林，一家只有一兩攏。油紙和薄膜得從市場上購買，請匠人編織得出工錢。那時候村莊不富裕，別說雨傘，連蓑衣斗笠也達不到人手一件。小時候為了爭蓑衣斗笠，姊妹之間沒少鬧矛盾少紅臉。

蓑衣斗笠是村莊古老的歌謠，像村莊上空飄蕩的炊煙。農人因有了蓑衣斗笠，把村莊打扮得更加美麗。村莊因有了蓑衣斗笠，古老的土地上煥發出勃勃的生機。田野因有了蓑衣斗笠，譜寫出一支支優美的旋律。老人因有了蓑衣斗笠，對逝去的歲月有了長長的回憶。小孩因有了蓑衣斗笠，童年的時光繽紛飛絮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村莊變了。耕耘播種不用老牛拖犁，遮風擋雨不用蓑衣斗笠。農家的屋頂不飄炊煙，年輕的農人不再眷戀樸實的土地，他們成群結隊進城打工，燈紅酒綠醺醉他們閃爍着童稚的眼睛。莘莘學子走出校門，寧願流浪陌生的城市也不願融進父輩的土地。荒蕪的田野躺在亂草叢中，蓑衣斗笠趴在牆壁上嚶嚶哭泣。

童年已逝，村莊老去，老屋斑駁陸離，至親至愛的蓑衣斗笠早被遺棄。當我們從喧囂的城市回到村莊拜訪蓑衣斗笠的時候，它們是那麼的遙遠，又是那麼的清晰。

拜訪蓑衣斗笠，皈依心靈的原始，見證村莊昔日的樸實和美麗。

來鴻

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

發現香港大美女

■孫魯冬

香港有位大美女，「養在深閨人未識」，而我卻三生有幸見到過三次了。

我是在飛機上偶然發現這位大美女的。這位大美女既非空姐亦非乘客，因為她根本就不在飛機上，而是隱藏在香港美麗的山水之中。

第一次看到大美女，是幾年前在香港飛往上海的飛機上。其時天色已黑，華燈初上。飛機起飛後，我坐在機艙左側靠窗口位置，俯瞰着香港燈火燦爛的夜色美景。飛機掠過熱鬧繁華的市區後，燈火漸稀。突然，心臟猛地一跳，我居然看到大地上一幅大美女頭像。這是由燈光帶組成的一張美女的側臉，面向西略微昂起，只見她高額頭、深眼窩、挺鼻樑、櫻嘴微閉、下頜平潤、脖頸挺直、惟妙惟肖、令人驚奇。雖然鼻孔稍大，但不影響整體美感。這真是一位大美女，一個臉蛋就是一個海灣。當時還以為是香港政府特意搞的一個人造景觀。

因為飛機上不能開手機拍照，對香港的地形又不熟，事後無法確定具體位置。此後幾年，在空中又兩次看到大美女，卻從未見香港人提到此景觀，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新發現，有此「艷遇」，那是走了「桃花運」啦。經過多次對照香港地圖查尋，終於確認了大美女所在位置，原來就隱藏在西貢區的清水灣畔，是由路燈的燈光帶組成，只有晚上且身在空中時才可能有此眼福。可謂是：香港美女何處逢，清水灣畔匿芳蹤，須待華燈初上時，凌空俯首見真容。

■香港大美女夜景參考圖和Google衛星圖。　作者提供

生活點滴

墜落塵世的天使

■繆毓琛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石岐街有一位美少女阿影，她有標致的五官，晶亮的雙眸，蘋果形的臉龐配襯微翹的下巴，加上健美勻稱的身形，令人驚艷。別看她小學未畢業，已在鎮上嶄露鋒芒。她一副天賦的金嗓子，清脆得像銀鈴，是她那一屆別女童聲的佼佼者，一曲成名歌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》敞開了人們的心扉。在文化宮獨佔舞台的，還有她用一腔近乎標準的普通話，朗誦自己創作的長詩。除此，她是體校乒乓球的健將，苦練游泳、體操和舞蹈，還是品學兼優的少先隊大隊長。她自二、三年級起，便開始閱讀長篇翻譯小說，如《紅與黑》等。如此出眾的神童，該有多麼壯麗的前程！可是，那場十年浩劫，卻讓她人生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！

阿影的雙親和兄弟姊妹都在香港，就剩下她兩姊妹不批准赴港團聚。六年級了，幾間有名的中學早已看準了要錄取她，卻剛剛撞上了那個時代，苦苦熬過了頭三年，各中學恢復收生了，偏偏不敢收她，原因不言而喻。她延續過往的一貫進步，越級扒上了老三屆的頭班車，到橫欄鄉下插隊去了。骨肉分離，下鄉苦楚，剝奪了她踏進中學之門，這該由十五歲的花季少女去承受嗎？

下鄉十年，父母供養她外匯，得以滯留城市。她四次偷渡，四次被擒，其間，初戀情人便是從惠陽下水，游到了天國，留給她終身的思念和遺恨！她寄情於閱讀和唱歌，憧憬着自由。

望穿秋水，78年底大放，終在插隊的橫欄獲批赴澳門，旋即屈蛇來港一家團聚。歲月蹉跎，女大當嫁，母親做紅娘，命運安排她嫁給了同行的小廠少東，待嫁姑娘，本應雀躍開心，她卻平淡如水，始終放不下那一段初戀。果然是「水溝油」，她愛文藝，他絕緣；她體恤員工疾苦，他罵她「你怎麼那麼笨」；她為這份家業開工到生孩子的前一天，他也拚搏，也是一般人眼中的好老公，可是暗地裡卻有了小三。當她發現了此私情，便義無反顧離婚相讓，92年，從未上過一堂英文課的她，帶着兩子一女，移民遠走澳洲悉尼。

一去二十年了，阿影在中西餐館、超市士多，兼兩份、三份職是常事，她勤奮聰穎過人，總在幹着一份工時，又被別家挖角去了。她賣芝士，很快就記得三十六個品名和價格，老闆誇獎她是「Hong Kong Computer」。她含辛茹苦，養育了三子女，還從香港接來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貼身照顧。如今，孩子都出身了，都會說流利的母語和普通話。大兒子取得博士學位，成了地區民選議員，母子常常談論澳洲、中國和政商大事，她對過去的坎坷曲折沒有怨恨，依然深愛自己的祖國。她也曾發展過一段情，還是性格不合分手，始終懷念着那段初戀。

我和阿影相隔五屆，少年時代少有直接的交往，我父母都教過她，我又常去這所小學玩耍，因而是意會的神交。這趟有李寶生老師牽引，兩人得以相逢和促膝暢談交心。她依然神采端莊，眉宇間卻刻上幾分滄桑，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了三四年，這是苦命的造化。第二天幾個人相約唱K，我聽得出她的嗓音竟跟少年時一樣，還是那般銀鈴，只是氣息稍弱而已。

我倆的命運有太多的相似：黃金時代都是在少年時代終結，絕對時間是我早，初中畢業的64年；人生軌跡是她早，尚有兩個月小學才畢業的66年。92年，我已自行創業，她才開始人生第三波的拚搏。我勸她，如今兒女都出身了，不要再兼職，生活富泰些吧。她回答說：「我還想賺多些。很簡單，我願為所愛的人付出一切，當初是為了兒女，如今是陪伴老母親頤養天年，還有和兒女們一起生活。」一位堅強女性飽含敬老和母愛的感性獨白。